

STARCRRAFT®

LEGACY OF THE VOID™



BILZARD
ENTERTAINMENT

BLIZZARD ENTERTAINMENT

第六區

作者：Micky Neilson

那陣慘叫彷彿永無止盡。

老手都知道，可以把滾燙的刺針子彈射進火焰兵臂鎧的電漿饋送器，若是角度正確，只要那個蠢蛋啟動煉獄火噴射器，就會活活烤死在自己的戰鬥服裡——眼前這位倒楣鬼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他死命揮動雙臂，在貝塔·索羅星骯髒的「地表」亂跳掙扎。難看的橘色戰鬥服上，擴音器傳來陣陣哀號，而伺服裝置仍試著保持戰鬥服的站姿。

那個王八海盜的慘叫聲像頭癩癩的斯卡勒特獸；如果指揮官多利安說他沒有樂在其中，那他一定是在騙人。

那陣慘叫終於停止了，戰鬥服無法再讓穿戴者保持立姿，砰然向前倒下，瓦解並隱沒在綠色的濃霧中。

貝塔·索羅星從地表到外氣層的「空氣」都是致命的混合毒氣。毒氣濃度極高，所以離地一公尺以上的地方毫無能見度。該星球地表是黏稠汙泥，偶爾會出現貌似柏樹刺根的詭異凸起物，有些只有兩公尺高，有些則為常人身高的兩倍。

死去火焰兵唯一可見的形跡，只剩下戰鬥服背部突出的燃氣罐。周圍沼澤地上還有三具屍體，其中一人的戰鬥服插滿刺針；那是古早的舊式戰鬥服。相較之下，多利安身上的聯邦陸戰隊

（Confederate Marine Corps, CMC）戰鬥服根本就像全新裝備。至於另外兩人胡亂拼湊的護身裝備根本不算是「裝甲」，硬要說是「裝甲」只會被當成是嘲諷的笑點。運輸機放下這批自殺小組之後，就消失在瞬息萬變的濃稠天空。

「要回去了嗎？」史班納提透過外部喇叭發問。多利安在淤泥中拖著重靴前進，他側眼瞥向這位部下，看透他頭盔的面甲。這裡只有他和史班納提兩人，他們與威霸小組分頭行動。史班納提臂甲右上方被擊中（希望不是軍醫茲摩蔓無法處理的重傷），而多利安的護甲則被火焰燒得焦黑——那名火焰兵與他作戰時不斷嘲諷多利安，說什麼「我最愛吃酥脆烤肉」...但最後反倒是多利安徹底執行了這番狠話。

「好，我們走...」

小組加密頻率傳來貝吉絲下士的聲音，受到嚴重雜訊干擾。「長官，我是小貝。運輸機只是誘餌，他們其實是想搶貨物。」她的口條清楚，語氣鎮定（至少她很冷靜）。多利安曾經誇她「沉著冷靜」。史班納提也很認同這一點，所以老是提議要挑戰她，想故意把她惹毛，可是貝吉絲從來不上他的當。

「快走！」多利安對史班納提大吼，伺服裝置開始運轉，兩人重步穿越黏稠濕地，朝薩爾納加神廟方向前進。一座類似金字塔的建築矗立在腐臭霧氣中。

多利安接著聽到另一個聲音：「這裡是司令部，威霸小組報告戰況，完畢。」

司令部一如既往，什麼忙也沒幫上。多利安認為與其浪費時間解釋，直接行動還比較快。

「戰況就是老子在忙。為什麼不是你向我報告？快說你的位置與預計抵達時間。」

對方怒氣衝衝地說：「預計十分鐘後抵達，完畢。」司令官聽起來暴跳如雷。

就算有CMC裝甲強化速度，多利安與史班納提趕過去還是花了不少時間。兩員獨自在外作戰，只有兩個人！這簡直就是在賭命，可是多利安很相信自己的運氣。畢竟只有菜鳥才會一板一眼，乖乖遵照教戰手冊。撰寫手冊的那些「專家」可根本沒見過AGR-14突擊步槍的能耐。

作戰有時得運用常識。多利安一聽到發現敵人蹤跡，他就懷疑這是對方的佯攻。不然為什麼那艘運輸機要直直飛過史班納提的哨點？那群海盜的駕駛分明是故意讓人發現，分散守備兵力，然後偷襲真正的目標：聖物。

他們的目標通常不是聖物、神器，就是名稱沒人會唸、用途誰也猜不到的玩意兒。

這個聖物也不例外：歷史非常、非常、非常地悠久，這就是多利安所知的全部，而所有作戰相關訊息也僅止於「依需知密」。威霸小組的「直屬上級」就是莫比斯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擁有多項專精領域，其中一項就是外星遠古文明的考古研究。威霸小組從前並非替基金會效力，他們曾經追隨阿克圖洛斯·蒙斯克，是道道地地的自治聯盟陸戰隊。可是經過幾次秘密商談與閉門會議後，威霸小組就被調到莫比斯基金會的武裝部隊——莫比斯部隊。

所以...作戰行動由莫比斯基金會決定。前進偵查兵發現這座獨特的外星神廟，這是由千年古老種族薩爾納加所興建。威霸小組奉命來尋找並帶回此處聖物。就這麼簡單。根據偵查兵的報告，這

顆星球上沒有生物居住，那座神廟也已經荒廢...這裡曾是一片廢墟，直到「玩命俱樂部」來到這顆星球（這些海盜集團為何老愛取蠢名字？真讓人想不透。）

這座外星神廟建築不斷向外延伸，多利安放眼望去，四處都處於神廟範圍。他和史班納提接近南方出口，聽到雙方在交火，鳴響不絕，然後引發三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除非是多利安猜錯，不然那些強大火力就是隊上掠奪者——重武裝軍械專家克蘭斯頓的傑作；他發射制裁者榴彈的樣子就好比休假士兵砸錢在脫衣酒吧般豪邁。

他們包圍神廟基座，多利安看到威霸小組運輸機停放在出發地點，距離建築出口幾公尺處。現場還有一架舊式灰熊號運輸機。多利安不得不承認，「玩命俱樂部」那群蠢蛋還是有點腦袋：他們不僅從後方發動突襲，還將灰熊號停在能與莫比斯運輸機抗衡的角度，同時妥善運用了機上武裝，徹底壓制了多利安的小組，不讓他們挺進神廟。這就是「宙斯」的一貫手法，他是那群海盜的狂妄頭目。威霸小組與宙斯過去幾年數度交手，可惜那海盜都能順利脫逃...而玩命俱樂部每次都死傷慘重。可是宙斯不知用了什麼手段，老是能強迫更多新血加入。

在這次交戰中，顯然海盜想引開多利安大多數的兵力。可是他們萬萬沒料到，面對載滿敵人的運輸機，這位小組指揮官竟然只派兩人迎擊。

多利安在面甲後露出微笑。小組指揮官就得衝鋒陷陣，才能身先士卒。

不過這次他卻繞到後頭...來到莫比斯運輸機旁的海盜藏匿地點。

多利安做出手勢，示意史班納提停下來。兩人拿起武器對海盜開火，把三個躲在運輸機旁的渾蛋打得稀巴爛。沒錯，他們開火時也把莫比斯運輸機的外機殼與延伸著陸版支架打出好幾個洞。

多利安、史班納提、貝吉絲與克蘭斯頓對灰熊號全力猛攻。就連小組最不願意冒險的超級菜鳥霍波二等兵，也都從掩體進行射擊。灰熊號的裝甲無法支撐太久，海盜駕駛也明白這一點。運輸機啟動的強風撲向多利安，他看著那架運輸機起飛，在空中拉出迴旋的淡綠煙霧，機身傾斜飛行，如同鬼魅般隱入遮蔽視線的霧氣中。

史班納提前往查看其他組員狀況，茲摩蔓已經跟他們會合了，才能在必要時提供醫療照護。

多利安啟動加密頻率後說：「報告司令部，看來派對已經結束了。」他走回小組運輸機，盯著地上兩具屍體。「我們打算...」

兩具屍體？

應該是三具屍體才對，而且其中一人身穿CMC戰鬥服，他剛剛想必是詐死。

開放頻率傳出嘶啞低沉的男性聲音：「指揮官，你是擊中我了，可是那樣還殺不了我。該死的人是你。你和那些娃娃兵都該死。你不按牌理出牌是吧？不像其他忠心耿耿的自治聯盟傀儡...這個仇我不會忘記，下次再跟你算帳。」

那是宙斯的聲音，原來穿CMC戰鬥服的海盜就是他。那個無恥海盜本來任他宰割，多利安有大好機會能解決他。現在他卻是全身而退。多利安又讓他逃了。

該死。宙斯脫逃時沒被發現，考量到兵力部署位置，那他只會有一個逃脫方向。

「報告司令部，小組指揮官請求追擊重大嫌犯宙斯。重複一」

「指揮官，請求駁回。如果貨物安全無事，迅速撤離才是首要任務，完畢。」

多利安本來可以故技重施：「什麼？你的訊號快斷了！」可是經過先前幾次惡搞，長官已經識破他的招數。這次他根本連花招都懶得耍，直接選擇不回應命令。

史班納提比出手勢，問多利安是否需要支援。這位指揮官揮手回絕了他。沒有道理讓全員都因為抗命被斥責。

多利安來到金字塔斜面的角落，看到宙斯的輪廓，他站在開放地面，手中拿著武器。宙斯對他開火，多利安也開火回擊。刺針破空飛到指揮官左側，逐漸逼近。多利安擊中那位海盜的戰鬥服左臂、肩甲與頭盔邊緣。他的龐大身軀往下一跳，激起腐臭煙霧，然後多利安的攻勢就被灰熊號擋住了。雖然多利安看不清楚，但宙斯無疑已經登上了運輸機。

就算那艘船艦已經升空，多利安依然持續開火齊射，但是灰熊號的厚重裝甲彈開所有刺針，然後消失在毒霧之中。

幾個小時後，指揮官多利安登上星際跳躍艦，看著觀察窗以外的景色。外面有著無數小行星，有些小如禿鷹車，有些則大若戰巡艦，不斷出現又消失。那些小行星高速拂過艦身，距離實在太近，讓人坐立難安。

跳躍艦電腦已設有特定航道，能穿越這段稱為雷文斯卡的區域。只要有一公尺的誤差，他們都會無法「全身而退」；基本上那只是好聽的講法，其實就是太空小行星會撞爛船艦，艦上全員（包括威霸小組）都會被甩進小行星區...這片由雷文星殘骸所形成的區域。

想到這一點，他就無法擺脫那個畫面：多利安和組員飄浮在散落的殘骸之間，他們在虛空中只剩大約90秒可活。如果船艦是被秒速近25公里的小行星粉碎，他們就會死得更快。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護送寶貴貨物，那片聖物石板又能撐多久呢？也許比他們所有人還要久。畢竟它也保存到今天了，也許就永遠留在冰冷寂靜的真空宇宙中。

駕駛員宣布他們即將抵達莫比斯基金會的基地。他快速瞥向窗外，確認船艦正在接近那塊宇宙巨岩，那裡就是莫比斯部隊的行動基地。在船艦靠近時，指揮官的位置更能飽覽基地全貌。那座基地控制著大半岩塊，平坦建築不規則地向外延伸。新型鋼鐵結建築從中央核心向上延展，就像巨人緊抓的手指。

船艦經過幾座砲塔，前往星際港準備著陸。船速實在太慢了，多利安等不及要擺脫這次護送的貨物。快點向布拉克斯頓少校報告，承接下一項任務。不管什麼任務都好。

「你可以忘了布拉克斯頓。」史巴克斯中校不假思索說出。多利安發現史巴克斯每句話都不經過大腦，就像他過去效命的其他軍官。「你現在要聽命於我。」

多利安馬上發現自己討厭這傢伙。他實在搞不懂這些只會耍嘴皮子的軍官，他們幹嘛要透過貶低部下、侮辱他人，藉此建立自我優越感？

「少校當然對你讚譽有加，大力吹捧你的輝煌戰績。你知道我是怎麼想嗎？我認為他迫不及待想要擺脫你！讓你變成別人的燙手山芋。我懷疑正是因為如此，阿克圖洛斯才在被你們拖累之前，就把你們調到莫比斯。就任務成功率看來，你們確實是超級明星。若以守紀情況評判，你們根本就是廢物。」

中校辦公桌潔淨無垢，辦公室內其他物品也是一塵不染。多利安敢打賭，如果他用手指拂過史巴克斯裝飾牆面的所有獎章，手上也不會沾到任何灰塵。他桌上只有兩個東西：立體投影機和薄細梯形遙控。就連那些東西也非得擺在定位。

「你猜怎麼來著？」老傢伙繼續在辦公桌後大放厥詞、趾高氣昂，多利安則稍息站在桌前。「現在你變成我的大麻煩。指揮官，我不喜歡大麻煩！」

那個薄細遙控器末端銳利，可做為極佳的刺擊武器，多利安在心中暗忖。遙控器夠長，若把遙控器插進中校內側眼角，應該能剛好刺中大腦。

多利安欣賞史巴克斯在地上痙攣的景象，他緊握著插進眼中的遙控器，流血過多而死，潔淨鑲板上到處都是血跡。

「你說呢？」史巴克斯怒吼。

「長官，你說什麼？」多利安說道。他沒發現自己完全沒聽到老渾蛋的話。他當然有時也會幻想幹掉別人，但通常不會想得這麼仔細。

「我剛剛問你，你的腦袋夠不夠靈光？知不知道我為何不把你交給其他倒楣鬼，讓他們決定你的爛命？顯然你並不知道。蠢蛋弟兄，那是因為我缺人手。猜得到你和明星小組要執行什麼任務嗎？」

「長官，我猜不到。」

史巴克斯停止踱步，一手插腰，一手猛然用食指比向多利安，襯托著中校突出的下顎。

「你們必須執行保全勤務。守衛這座基地的第六區：高階研究部門。」

保全勤務？他是認真的嗎？去保護實驗室人員和那些狗屁實驗？保護研究計畫和相關人員？這裡哪有敵人？哪有威脅？誰也無法闖過那片小行星區。

「你不覺得興奮嗎，中校？這下你開心了吧？你應該也不會太意外，其實老子根本不在乎！我敢說，不管布拉克斯頓在進行什麼機密新任務，他現在一定快笑死了。」

多利安對此毫不懷疑。

「這是搞什麼鬼？」史班納提火冒三丈，雙手向上一甩，氣得面紅耳赤。「那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史班納提很走運，所以他現在還能揮動雙臂。茲摩蔓妥善治療他受傷的手臂。些年來她在隊上當然也包紮過更嚴重的傷勢。

霍波二等兵向前傾身，手肘撐在膝蓋上。「我一點也不喜歡這樣。事有蹊蹺，他們有事瞞著我們。」多利安常罵霍波是自己嚇自己。「這是個壞預兆」，他繼續說著。「我們會直接被轟出這個部隊。」

霍波狠狠看向多利安的方向。這個年輕人沒說出來，其實大家都沒說出來，但是...

「是因為你追捕宙斯那個海盜嗎？」

茲摩蔓不怕說出心中疑問。她將身體往後靠，雙手插在胸前，怒目盯著多利安，對這種安排實在無法苟同。他們都知道多利安總是能夠...惹毛司令部。打從自治聯盟時期，他就一直都是如此。這位指揮官的心中的罪惡感糾結。他的頭本來就陣陣抽痛，現在則又更嚴重了。

「布拉克斯頓老對我懷恨在心，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利安答道。「他幾乎打從一開始就看我不順眼。沒錯。也許這是種報復手段。反正我只知道一件事。你們...」多利安對所有人指過一輪。「你們全都是頂尖高手」。

他坐在小休息室桌前，輪流看著每個人。茲摩蔓顯然無法接受，史班納提則點頭同意。霍波坐立難安。克蘭斯頓的腦袋經過改造，也就是「神經再社會化改造」，所以他就瞪大眼睛看回去，露出微笑。至於貝吉絲嘛，她就是她，永遠讓人猜不透。可是她正用一隻手指按摩太陽穴，所以多利安猜想她是否也在頭痛。而且...在她外露的手臂和胸口有著細微光澤。多利安和其他組員都穿著無袖上衣和短褲。儘管如此，室內還是比想像中還要熱。多利安覺得自己的太陽穴不斷冒汗。。

「茲摩蔓」，多利安繼續說下去。「你在任務期間協助第六區醫療人員。至於你們其他人，就像我先前所說，我們要執行保全勤務，負責維安細節，咬緊牙根撐過去吧。等到史巴克斯玩過癮了，我們就能回去辦正事，修理敵人，大開殺戒。」

他不知道此話是否屬實，但聽起來確實像他該說的話。史班納提開口了：「你把我們從布萊西斯星上的大火中救出...還帶領我們在克哈星、戈比太空站和潘多拉取得勝利...該死，如果現在還不相信你，我們早就不幹了。」其他人紛紛點頭——雖然茲摩蔓最後才點頭，但她也認同這番話。

多利安露出微笑，知道組員願意相信自己，總是件讓人開心的事，誰管司令部是怎麼想的。「威霸小組，那正是我想聽到的話。」

指揮官的嚴重頭痛又發作了，所以這場會議到此結束。

前48個小時非常無趣。多利安就是套不出史巴克斯的話，不知道這項任務會持續多久。這位指揮官希望頂多就是六個月。這是標準的任務時限，可是只要身在莫比斯部隊，隨時都發生變卦。

多利安一直頭痛發燒，但並未出現流行感冒症狀，所以他也沒當一回事，以為只是輕微病痛。其他人也染病了，可是並不會影響工作，所以沒什麼大不了...

昨晚有個詭異無比的聲音吵醒他——他從未聽過如此刺耳的慘叫聲。他能聯想到最接近的聲音，就是病患死亡時，醫院設備拉長的警告聲。那個聲音將他吵醒，持續幾秒後就停止了。

當他看向房門以外，他的房間和軍官營舍走廊都空無一人。他認為那是因為自己做了怪夢，只是夢境內容不記得了。可是他現在站在第六區四號門外，不太確定那是真實還是夢境。他的腦中無法擺脫那個聲音。在他醒來之後，那聲音也持續了一小段時間，他發誓自己沒有聽錯。

多利安非常希望他們能開啟空調。他穿著戰術戰鬥服，身上只有最基本裝甲，對調節溫度幫助不大。如果他是配備全身CMC戰鬥服，至少也能控管戰鬥服溫度。多利安看向頭罩接目鏡上的時間，他接下來兩個小時都要提心吊膽。

此時尖叫聲又開始了。

那陣嚎叫不像是他夢中聽到的哀號（如果那確實是夢）。那聽起來很像人類的慘叫，令人聽者為之悲痛的呼喊。發出那種慘叫的人不是即將死去，就是萬般確信自己必死無疑。多利安曾經多次聽過那種聲音——通常要補上幾槍才能結束那種慘叫。

碰！碰！

槍聲傳了出來。

多利安完全蓄勢待發，他抽出通行證掃描開門。門嗖的一聲開啟，他快速通過，將突擊步槍的槍托頂著肩膀，左右轉身查看。他立刻確認門口沒有威脅，然後繼續前進。

一位實驗室技術員從走廊深處的房間跑出來。她嘴巴張開，兩眼睜大，神色驚恐。她倉皇跑過，差點在鑲板地面滑倒。

另一聲慘叫從她離開的房間傳出，然後又是一聲槍聲，接著就是一片死寂。

多利安查看那個角落。身穿白色實驗袍的白髮男子站在工作站附近，看著下方躺臥不動的屍體。那是另一位技術員，他的血液流遍磨光金屬地面。男子雙眼空洞，凝望著被害人。他雙唇緊閉，手持多利安沒見過的小型武器。

這位指揮官繼續前進，等待這位技術員轉頭拿起武器，他就會開火送上兩槍——分別擊中胸口與頭部。可是那個時機並未到來。就算多利安靠近，男子還是頭也不抬。等到男子終於抬頭，他閃現著異樣眼神，可能是在...讚許自己。然後那渾蛋真的邊笑邊說話...

「祂的身影...拉長了。」

多利安對這句話做出回應，用步槍槍托撞擊這個變態的下顎。緊急警鈴大作，這位老人丟下武器，踉蹌走向工作站。他沿路跌跌撞撞，把設備弄得亂七八糟。然後他癱軟倒下，無法動彈。

史巴克斯說：「那是實驗中的電漿步槍」。他雙手插腰站在辦公桌後方。「他是從基地其他區域偷到那把槍。」

多利安稍息站立，皺著眉頭。「他把槍帶到第六區殺人...顯然這次是隨機殺人。我想知道他的動機。」他稍早吃過一些頭痛藥，但卻絲毫沒有舒緩偏頭痛。蠕蟲。感覺就像蠕蟲在他的大腦裡到處挖洞...這是他經歷過最嚴重的頭痛。如果辦公室沒這麼熱，還可能有助於減緩頭痛。

「嗯，那現在是調查人員的工作了吧？」中校接著說下去。「你不是調查人員。」史巴克斯靠著辦公桌，雙手張開撐在桌上，彷彿在宣稱這張桌子歸他所有。「你是保全人員，在你看守下竟然卻死了兩個人。」

「也許我當初能阻止這一切，」多利安回答。「如果我們有些組員能在第六區內部站哨...」

「聽命行事，站在指定地點就對了。」史巴克斯駁斥他。

「不管是什麼讓那老人發瘋...莫非是他的研究對象？是否可能再發生其他事故？」

依照史巴克斯的答覆，從現在開始，第六區所有軍官會隨身攜帶武器。他接著講了堆典型廢話，說明安全許可、安全規定與早就聽膩的「依需知密」。第六區是超級機密區域，雖然謠傳這裡進行外太空生物學實驗，但誰也不知道這裡的最深處在研究什麼。

中校繼續喋喋不休時，多利安心中浮現驚人的恐怖畫面。史巴克斯擺出招牌姿勢，可是全身的皮都被剝掉了。多利安鉅細靡遺地想像那個畫面：那個史巴克斯沒穿衣服，頂上無毛，只看到依然跳動的肌肉、肌腱與血管...史巴克斯將手移開桌面。在多利安的想像中，他已經在木桌上留下兩個血掌印。

多利安閉上雙眼，數到三後再睜開，他發現史巴克斯中校的臉色很難看，彷彿多利安就是他剛吐出來的噁心食物。

「也許你該去看看軍醫」，中校這樣告訴多利安，但聽起來又像在侮辱他。「你的臉色看起來很糟。」

多利安回到房間，試著想休息一下，機械副官的立體投影出現在桌面，它說貝吉絲下士有事相告，請多利安前往她的房間。

貝吉絲在士兵營舍的房間就像冰窟，讓多利安想起自己房間的溫度設定。除了止痛藥，低溫也能舒緩頭痛，讓他恢復正常。來應門的貝吉絲臉色蒼白、滿頭大汗。儘管氣溫寒冷，她還是身穿無袖上衣與短褲。她走回臥鋪坐下，多利安則坐在對面的小椅子。

「不太對勁。」她開口說話。她的肩膀向前傾頹，同時搔著左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可是我的眼角餘光會看到不存在的動作、影子和事物。」她望著多利安。在多利安的記憶中，貝吉絲第一次流露那種情緒。那種情緒不易察覺，可是卻真實存在。

就是恐懼。

「我的汗毛直豎，也會聽到聲音。」她說。「有東西在牆後發出刮擦聲，有時候...還會尖叫。拉長的慘叫聲，可是我不知道那些聲音從何而來。我一直無法安睡。睡著後又更加嚴重...我夢到的東西。我在...夢中所做的事情。」

多利安等著要回話。他看得出來，貝吉絲需要找人說一說。「而且不只是我」，她繼續說。「其他人也會這樣，只是沒有我這麼嚴重。可能只有克蘭斯頓沒事...因為他做過腦葉切開手術，無法分辨真實與幻象。他們幫他改造幾次了？」

多利安聳聳肩。據說克蘭斯頓首次的神經再社會化改造無效，所以必須重複這個程序。有些謠言說他已接受過好幾次手術，導致永久性腦部傷害。小組上沒有人知道所有真相，就連多利安也有所不知。這位指揮官只知道克蘭斯頓是效率卓越的士兵。

貝吉絲接著說下去：「我們在貝塔·索羅星上取得聖物後，就開始發生這一切情況。我看過那個聖物，親手拿起聖物，還把它帶回來...我那時就感到毛骨悚然，現在也依然如此。」

「你有讓軍醫檢查過嗎？」多利安問她。

貝吉絲搖頭。「還沒。這些事情...我不想讓司令部知道。我不想被診斷成瘋子。」

「好吧。」多利安說慎選自己回應的言詞。「我最近也有點...不對勁。我希望你能接受檢查，至少要檢查身體症狀。小組其他成員也一樣...雖然我們穿著戰鬥服，也許還是在那裡感染了某種疾病...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在回程感染。或許軍醫能把這整件事查清楚...」

指揮官身旁的桌子傳出鳥叫聲。桌面立體投影機顯示的副官頭像說：「貝吉絲下士，霍波二等兵來電。」

「接起來」，貝吉絲說。

投影機底座傳出霍波的聲音：「報告下士，我是霍波。你有看到史班納提嗎？」

「我以為他在輪哨值勤。」貝吉絲困疑惑地看著多利安，而他也點頭確認。

「沒錯，我要接他的哨」，霍波說，「可是當我來到這裡，他已經不見了。擅離崗位不像他的作風，對吧？所以我很擔心...」

霍波老是愛操心。可是多利安害怕霍波這次的憂慮其實是對的。

等多利安來到哨點，霍波在第二庫房前緊張地來回踱步，他原本要接史班納提的哨，第二庫房也存放著他們從貝塔·索羅星取回的聖物。

「你找到他了嗎？」那位年輕人問多利安，一邊擦掉額頭上的汗水。

多利安停下腳步看著門，想起門後存放的東西，讓他暫時愣住，想事情想得出神。「沒找到」，他回答。然後他沒做太多考慮就走近庫門，讓讀取機掃描袖子上的識別證。

「你...你不應該進去。」霍波說。

多利安回答：「我知道。」，同時門也迅速開啟。

他進入庫房，門在他身後闔上。那是空空盪盪的中型房間，沉浸在明亮的白色燈光。房間中央有個墩座，聖物就在上方盤旋。這個東西看似平凡：一塊黑色方形石板，高度是多利安的一半，石板中央的邊緣向內微彎，彎度剛剛好。這東西其實沒什麼看頭，但史班納提就站在離聖物一公尺處凝望著它。

史班納提沒有發現多利安，他就這樣站著，完全靜止不動。他的頭傾向一邊，雙臂垂放在兩側，兩眼空洞凝望著聖物，彷彿陷入強力催眠，失去知覺。看到他鬆弛的臉部表情與動作鬆弛，多利安想起那位凝望害人屍體的瘋子技術員，頓時覺得背脊發涼。

「史班納提」，多利安叫著他。

對方沒反應。

「史班納提！」這次他大聲呼喊，聲音在牆面間彈來彈去。

這位士兵開始眨眼，抬起頭來看向身後。

「喔」，他說。「喔，你好啊，長官。」

「霍波15分鐘前就來接你的哨。」多利安說。

史班納提依然目光渺茫，似乎還在做白日夢。他吞了吞口水說：「我想，呃，我沒注意到時間。」

多利安端詳這件聖物。這個東西實在非比尋常，玄奧費解。那聖物的石華表面讓人想起星際間廣袤的宇宙深淵。

多利安奮力掙扎，才終於將目光從聖物移開。他對那位年輕人說：「你不該進來這裡。」

「長官...遵命，長官。」他回答。「我不是故意...我惹上麻煩了嗎？」

多利安轉身去刷識別證。「沒事。」他回答。「可是我要押著你去看軍醫。」

軍醫開處流行感冒藥給威霸小組。多利安懷疑就算不是人人知情，其他大多也知道真相：折磨他們的東西其實比流行感冒更加致命萬分。

發瘋的實驗室技術員被關在第六區的隔離病房，多利安想和他見面談談，但史巴克斯中校果然回絕了多利安的提議。

可是多利安很擅長克服重重障礙，但他這次需要一位共犯，一位內部人士。

他只花15分鐘就說服了茲摩蔓中尉，讓她相信自己的行動具有正當理由。茲摩蔓是第六區首屈一指的醫官，所以她的安全許可層級比多利安還要高。她也是治療班茲教授的主治醫生（原來那個瘋子實驗室技術員叫班茲）。

茲摩蔓一直產生幻覺與幻聽，讓她常常陷入混亂狀態，連自己也無法控制。她自行治療這種情況——她會喝自己特調製的混合藥水減輕「症狀」，副作用是會提不起精神。她也讓讓班茲喝相同的藥水。她私底下透露教授的病期非常「嚴重」，可是並未詳細解釋。雖然她無法診斷症狀肇因，但她相信那與聖物有關。第六區最深處的「黑色廂房」進行著外星生物活體實驗，這些症狀可能與這種這種實驗有關。多利安想知道她是如何獲得情報。關於聖物，茲摩蔓知道班茲教授是分析聖物的主要技術員。根據她對班茲的研究，這位老人在進行聖物任務前都沒有攻擊傾向。至於其他的情報來源，茲摩蔓則是仰賴她在交誼廳認識的「朋友」。那是一位喜歡茲摩蔓的保全人

員，他的職責就是觀看第六區所有監視攝影機的影像。他曾私下向茲摩蔓透露，黑色廂房沒有任何攝影機影像。

茲摩蔓認為這位仰慕者情況不嚴重，但他確實有輕微妄想症的徵兆。可是茲摩蔓這次覺得他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上級密切關注她，並且兩度對她進行精神狀況評估。顯然她得通過才能保住工作。她這位未來男友也經過相同評估。他們相信必須通過這項評估，才能在第六區擔任要職。上級高階軍官已經開始單耳戴某種設備。茲摩蔓不確定那是什麼設備，可是聽說是叫作「幽能螢幕」。

在多利安與茲摩蔓的談話過程中，那位醫官表示自己不願意配合計畫。可是最後她相信如果毫無作為，結果可能比遭受懲處更加嚴重。她也同意這裡非常不對勁...現在應該要查個清楚了。

班茲的病房並未裝設攝影機，沒有人能直接看到內部情況。病房外部、隔離廂房與第六區走廊則是都有裝設攝影機。在準備進行調查時，茲摩蔓曾向沃特金斯（就是在交誼廳追求她的男子）提過，她會陪同外界專家到班茲病房，進行更徹底的診斷。幸好因為沃特金斯對茲摩蔓有意思，所以她知道沃特金斯什麼時候「有空」，什麼時候值勤。

茲摩蔓和多利安走過錯綜複雜的迷宮走廊，穿越第六區通道前往隔離廂房，他們都知道沃特金斯可能正在監視他們。多利安從未如此深入第六區，但他感覺這座迷宮越走越深，永無盡頭。在這個設施的幽暗中心，有種東西像蜘蛛般等待獵物入網。

大部分技術員都埋首於工作站。兩人在大廳經過幾位技術員身邊，但他們似乎沒注意茲摩蔓與身穿著白色實驗袍的多利安，但這位醫官顯然還是惴惴不安。他們即將做出冒險行為，她也坦白告訴多利安自己有多焦慮。儘管她心裡很緊張，可是她看起來比貝吉絲更加沉著冷靜。茲摩蔓提供自己的特調藥水，多利安喝了一些，然後把藥水瓶交給別人。這位指揮官不得不承認，他本來頭痛欲裂，喝完藥水後症狀已經緩解，變成持續的輕微不適感。

他們終於抵達那間病房，茲摩蔓刷識別證開門。多利安走進病房，這位醫官則在外等候。

這個病房有三面實心牆壁，剩下那面牆有一片從地板到天花板的觀察窗，直接對著走廊，佔去那面牆 $\frac{3}{4}$ 的面積。三面實心牆壁只有一項差異，那就是多利安走進去的入口。病房窗戶對面的牆壁向伸出一張單人床，床腳的角落還有個馬桶。

頭頂燈光明亮，照著畫在白牆上的一系列圖符。這些圖符一開始看似毫無關聯，可是多利安越是仔細觀察，他更加堅信那比較是某種原始象形文字。圖符中自有規律與順序，就顯現在各處細節，反覆出現。即便多利安無法辨讀圖符本身的涵義，但是他勉強能辨識其中一個圖符。那是最龐大的圖符，佔去班茲床鋪上方大部分的牆面面積。那個圖符具有直立型體，肢幹數量眾多，外觀類似蟲族與神族的混合生物。所有圖符都是深紅色，顏色深淺不一，最大的圖符也不例外。

班茲穿著不合身的白色連衫褲，他在壁前床頭旁縮成一團，而多利安就正對著那面牆。從指揮官的位置只能看到那老人的背部，他謹慎地在那面牆進行某個動作，可能是替不規則伸展的構圖添增細節。

「班茲教授」，多利安叫著他，但對方並沒有回應。從他右肩的動作來看，這位教授似乎先把手放在臉上，然後再把手按在牆上。

「教授！」多利安大聲呼喊。

老人微微轉身看到指揮官。他的臉頰上有一道道結痂的抓痕。他睜大雙眼，眼窩凹陷，整張臉憔悴枯瘦，長滿鬍鬚的下巴和連衫褲都染紅了。班茲把同樣染紅的手指伸進嘴裡，在口中到處沾血，拿出滿是鮮血的手指。他以指代筆，繼續作畫。

多利安低頭看向教授的腳邊，看到了兩顆牙齒。他感覺很噁心，因為他發現老人是用自己血淋淋的牙窟充當恐怖墨水瓶。他想起茲摩蔓之前說過，這位技術員的情況很「嚴重」。的確，那麼說也沒錯。

多利安走了過去站在班茲旁邊。其實班茲正在替最新圖符補上幾道神秘線條。指揮官注意到教授捲起袖子，露出受傷的手臂，那些傷口和他臉上的傷口相似。

多利安說：「教授，我想請教你幾個問題。」他回頭看向站在觀察窗後的茲摩蔓。如果她是想裝得若無其事，那她實在太失敗了，因為她不斷掃視走廊的兩端。

「祂的身影...」那位老人開口說話。

多利安搶著說：「拉長了。這個我知道。」他把頭轉過頭。「你以前也說過那句話。究竟是誰的身影？是否有人強迫你...做出那種事？」

班茲繼續說著刺耳的沙啞低語。因為他少了一顆上排門牙，所以講話時口齒不清。多利安必須努力聆聽，搞懂老人在說什麼。「永世恆者...洞察萬物。敬者得賞，逆者...受罰。」

「誰是永世恆者？」多利安靠得更近，逼他回答。

班茲停下動作。他轉身背對牆面，跨出一小步，身體傾過床鋪上方。他張開手指，恭敬地拂拭那個怪異生物的圖符。

「祂的使者。」

多利安盯著這粗糙的畫作說：「那是祂的使者？永世恆者的使者？」

「吾已...屈服。」班茲對那個生物形象喃喃有詞。「吾已屈服、吾已屈服、吾已屈服...」

觀察窗上傳來急促的敲擊聲，讓多利安嚇一大跳。他轉頭看到怒氣衝衝的茲摩蔓。她快速轉動手腕，催促指揮官動作加快。多利安點頭示意。沒錯，他們在這裡待得越久，被逮到的風險就越大。

多利安邁步走向門口，臨走前看了一眼那潦草血跡畫成的神祇、使者、不管那是什麼東西...他也看向那位卑屈的信徒。

茲摩蔓離開時渾身冒汗，雙眼發狂似地四處張望。她和多利安循著原路折回，沒有引起任何騷動。他們來到距離第二庫房幾公尺處，突然傳出一陣鳥叫聲，於是兩人停下腳步。

那是茲摩蔓的手機。這位醫官與指揮官互相對望，顯然茲摩蔓正在猶豫是否要接手機。她深吸了一口氣，從口袋中取出手機，按下一個按鈕，用有點嘶啞的聲音應話：「我是茲墨蔓。」

多利安聽到手機另一端的人聲。不論他們說了什麼，聽起來都是十萬火急。

茲摩蔓說：「遵命，長官。」她結束通話，轉身面對指揮官。「無塵室發生緊急事件。我晚點再去找你。」茲摩蔓的手在發抖，她把手機放回口袋，然後迅速離去。

十五分鐘過後，多利安抵達第二庫房外面，要來接貝吉絲的哨。她看起來好多了。因為她可能會舊病復發，所以多利安不想冒任何險。

他說：「小貝，你可以走了。我會設法改善你的情況。」

這位下士雙手手背上還有尚未痊癒的抓傷。她的臉部光潔，雙眼清晰明亮。她問：「你確定嗎？」

「我確定，你去稍作休息吧。」

「收到，」小貝說，然後她就離開了。

在頭一個小時，時間過得緩慢無比，走廊上空空蕩蕩。多利安不禁反覆看向庫房大門，想到先前史班納提站在庫房內，失神望著聖物。

多利安不是盯著大門看，就是思索著下一步。他擔心組員安危。與班茲交談後，他又更加憂心忡忡—也不知道那樣算不算交談。多利安一開始頭痛情況惡化，可是疼痛感在一小時後逐漸消退；時間過得越久，他越加感到平靜。他很快就靠著大門旁的牆面，歪頭閉目養神。然後他猛然震醒，

接著到處走動。可是他沒走多久便放慢速度，停下腳步，再次把靠著那面牆，昏昏欲睡，闔上眼皮...

他現在彷彿靈魂出竅...那是他的靈魂？還是他的意識？反正他就是飄在空中。心平氣和、怡然自得，超脫苦痛。虛空者，萬物皆空也。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不見說話之人，徒聞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

「時日將近，汝蒙恩選。」

那聲音似乎在他全身迴響。他發問：「要選來做什麼？」

那聲音說：「侍奉恆者，為其奴僕。」

他這才明白了——此時的周遭事物與祥和之感，通通都是虛無幻影，都是鬼話連篇。多利安回嗆：「老子絕不當狗奴才。」

「汝必屈服。」答話聲音語氣更加強硬，卻又是莫名地悅耳。

多利安說：「你的詭計絕對不會成功，你乾脆放棄吧，我會對付你的。你聽到了嗎？別來招惹我和我的小組。如果你敢來惹我，我絕不會善罷干休。我會宰了你，記住我的話，你這個外星...」

（淒厲慘叫聲）

那聲慘叫像白熱刀刃，燒灼他的大腦中樞。他欠身緊閉雙眼，雙手覆耳，但這樣反而讓情況更糟，因為刺耳慘叫是來自他的腦中。

經過漫長無比的一分鐘後，那個慘叫聲終於停了。多利安的頭痛再次發作。他漸漸張開雙眼，預料他身處於第二庫房外的走廊。

事實卻出乎他的預料。他身處於庫房內部。聖物在墩座上盤旋，就像現實世界的黑暗缺口，逐漸擴大的時空裂痕。指揮官想像自己幾秒前站在外面，看著自己在石板前失去知覺，與史班納提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多利安揉著太陽穴，同時走向庫房大門。他想先追蹤茲摩蔓處理的無塵室緊急事件，然後再告訴組員他剛剛的經歷。

而且... 他需要更多茲摩蔓的特調藥水。

多利安幾分鐘內就走到第三軍官營舍，站在茲摩蔓的房門前，然後按下呼叫鈕。

無人回應。

指揮官還是穿著戰術戰鬥服，頭罩的保全頻道竄出史巴克斯中校的聲音：「指揮官多利安，我是史巴克斯。我已經找了茲摩蔓中尉一個小時。」

難道中校知道他站在茲摩蔓房門外？

「我...一直沒見到她，長官。」

「看到她立刻聯絡我。」史巴克斯結束通話。多利安拿出手機，撥打警官的電話...

茲摩蔓房門內側傳出一陣鳥叫聲，雖然聲音模糊，還是聽得見。

她可能正在沖澡...可是史巴克斯找了她一個小時。那樣也沖太久了。

保全人員擁有主碼，如遇緊急狀況，可以用來解開所有營舍門鎖。有鑑於近來事故，指揮官認為現在就該使用主碼。他在門邊的小鍵盤輸入主碼，房門立即開啟。

多利安走進入房內，茲摩蔓正躺在臥鋪上，身穿無袖上衣與短褲。她的嘴唇變藍，表情陰森蒼白，嘴巴與眼睛張得老大。她的短褲露出膚色發紫的小腿。她的左手放在體側...右手伸出懸在床墊邊緣，手腕內側有一道精準的割傷。身下床單和大部分的金屬地板均已被血染紅。

指揮官衝到她身邊，用手指按她的脖子，發現她已經沒有脈搏。他開始實施胸外按壓，但內心深處知道此舉其實毫無意義。顯然她的死亡時間過久，完全不可能救活了。可是他依然持續按壓好幾分鐘，直到雙臂無力才作罷。他跪倒在地啜泣，思緒一片混亂。這是自殺嗎？還是他殺？她若真是自殺，又為什麼要想不開？

他抬起頭，注意到她的兩指指尖也沾著血。這個景象讓他想起班茲教授...

多利安轉身看向臥鋪對面的牆壁。

白色牆面有著醒目紅色血字，反覆寫著四個字，：

「決不屈服。決不屈服。決不屈服...」

「我真不敢相信她死了。」

貝吉絲疲憊盡露，她也感到非常震撼，他們全都嚇壞了（可能只有克蘭斯頓無動於衷）。威霸小組在多利安的房內集合，他們眼神迷惘，互相對望，完全無法置信。唯一不受影響的人當然就是克蘭斯頓。他盯著多利安，期待他下達命令，就像小狗在等主人丟球。

「史巴克斯說了什麼？」小貝想要知道。

「我還沒向上通報」，多利安說。面對一張張驚訝表情，他又再解釋道：「我認為莫比斯把外星生物拘禁在第六區的黑色廂房...那生物侵入我們的大腦。讓我們產生幻覺與幻聽，受盡折磨。牠想把我們通通逼瘋...全部都是為了控制我們。」

史班納提點頭贊同。小貝依然神情冷漠。霍波把目光別開。克蘭斯頓露出微笑。多利安繼續說：

「我也懷疑牠把我們回收的聖物...當成增幅器使用。」

「也許你是對的，長官。」史班納提說。「這推論很合理。」

「基於兩項理由，我決定不向上報告茲摩蔓已死。」多利安接著說下去。「我不知道外星生物是否也對別人下手。如果牠已經伸出魔掌，有多少高層受牠控制？史巴克斯好像沒有積極調查班茲教授為何發狂殺人...」

霍波問：「你覺得史巴克斯被外星生物控制？」

「這我還不清楚。」多利安老實回答。「我們的前任司令布拉克斯頓...他可能不喜歡我，但我相信他會把我的話聽進去。可惜我缺乏管道，無法直接連絡他。史巴克斯曾經透露他在執行機密行動。」

「所以...所以我們要向更高層的將官求助。」霍波強烈提議。

「你是說透過正式處理管道？」貝吉絲的語氣略顯尖酸。「你知道那要花多少時間嗎？」

「她說得對。」多利安證實此話不假。「就算我們最後能擺脫史巴克斯，有多少人會先沒命？」

「沒錯。」史班納提搶著說。「所以我們把聖物帶到基地以外，或是找地方藏起來...」

「不可以對聖物下手。」多利安說。「我們若是輕舉妄動，外星生物就會察覺異狀。」

「你說基於兩個理由，你才不通報茲摩蔓的死訊。」貝吉絲插話。「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為我自己爭取點時間。而且我要強調，這次是我的個人行動，不必全員出馬。我的下一個計畫完全抵觸部隊規定，可能會面臨軍法審判，下場還有可能更慘。可惡，我可能會害死自己。可是

如果我的推論屬實...我就能幫許多人逃過死劫，阻撓外星生物的陰謀。所以我認為值得一試。」多利安掃視面前每位隊員說：「我的下一個計畫就是...幹掉那個外星雜碎。」

指揮官沒料到組員願意參加他的計畫，他本來不希望全員冒這個險。儘管茲摩蔓是毒舌的討厭鬼，她依然是每位組員的救命恩人，但他們這次卻幫不了她，所以罪惡感籠罩著所有人。他們發誓要報復奪走夥伴生命的兇手。

所以最後全員挺身而出，就連霍波也不例外。雖然他們起初還是搞不懂多利安的計畫...但他們絕對不能置身事外。

要入侵第六區談何容易？他們可能得對付自動防衛系統和人員抵抗。要對付自動砲塔不難，但若傷及無辜該怎麼辦？

「用非致命子彈。」指揮官說，「就用鎮壓行動中的昏迷彈。」過去莫比斯部隊曾數度遭遇當地原居民的抵抗，阻止他們取得重要物品；倘若對方不使用致命武力，莫比斯也會採取非致命手段。「昏迷彈」可以癱瘓中樞神經系統，讓目標失去意識20至45分鐘。

全小組達成共識之後，他們一起喝下茲摩蔓的特調藥水，然後從軍械庫取得適用彈藥。他們還得對付第六區的另一道防線：監視攝影機。

幸好茲摩蔓與沃特金斯關係匪淺，而多利安也曾經密訪班茲，所以他才知道保全人員的工作時間。沃特金斯在餐廳享用「晚餐時間」之後，就會開始監視工作。離開茲摩蔓的房間前，指揮官

摸走一些鎮定劑。他既不知道該用多少劑量，也不清楚藥效多久才會發作。只要加以研究，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其他的事就容易多了——史班納把托盤弄掉，分散沃特金的注意力，貝吉絲就能趁機在酒裡下藥。

多利安現在期望發生兩種可能情況。在他們完成作戰計畫之前，茲摩蔓的屍體都不會曝光。或是屍體在他們行動期間被人發現，也沒人立刻注意到識別證不見。

指揮官考慮過緊急撤出的情況，可是那樣會太過引人注目，立刻造成騷動。所以多利安和小組成員攜帶武器、只穿著輕型武裝進入第六區。本次作戰計畫如下：不斷前進、不要拔槍。若有人問起，就滿口保證不必擔心。（希望當他們進入滿是監視攝影機的房間，沃特金已經在椅子上打盹了。）

目前一切順利。

他們穿越最外層的工作區域，接著繼續挺進隔離廂房，希望能抵達第六區的核心地帶。多利安猜想可能還有其他路線，但隔離廂房路線的優點就是人煙稀少。在多利安見過班茲之後，他已經明白為什麼大家會避開那裡。

一行人走過隔離廂房的空病房，朝著教授的病房前進。在他們走到之前，多利安和組員發現還有一間病房有人...

那是一位女子，她將連衫褲撕得破破爛爛，露出傷痕累累的皮膚。有些傷口很新，有些則已經結痂。她也用班茲那種怪異方式裝飾牆面。她轉過身來，不懷好意看著多利安。她的鼻子被打斷，鼻孔下有大量血液。鼻血先流到嘴巴，再從下巴滴落。

她死氣沉沉地注視多利安幾秒鐘，然後又用手指沾著鼻血，轉過身繼續她的恐怖嗜好，徒手畫出極為詭異的圖符。茲摩蔓先前去被派去處理「緊急事件」，難道就是去治療她？有可能，但現在都無所謂了。

多利安已向組員說過他接觸班茲的經驗。他們悄悄經過那女子的病房。指揮官前進幾步，窺視著班茲病房的觀察窗。

謎樣圖符所構成的拼貼圖組範圍擴大了，現在連觀察窗也包含在內。在右側遠方的房門旁邊，畫著最密集的圖符群，幾乎在窗上形成不透光薄膜。血色漩渦和劃痕的線條逐漸變細，向左延伸。當指揮官被一個奇怪圖紋吸引目光，突然有人撲向窗戶（應該就是班茲）。他往多利安面前的窗戶猛拍，留下鮮血淋漓的掌印。多利安向後縮身，盯著眼前的古怪景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教授幾乎把整件連衫褲都扯爛了，全身體無完膚。這老人滿臉是傷，臉部肌肉外露，表皮所剩無幾，只剩幾條細絲掛在鼻子與頭皮上。教授一個耳朵徹底消失。

他滿口無牙，做出四個字的嘴形。嘴型夠大，所以多利安才看得懂。「我已屈服、我已屈服、我已屈服...」

指揮官身後的組員驚恐不已，失聲呼喊。多利繼續前進，並回頭示意組員跟上。

他們漸漸深入，穿越隔離廂房，通過錯綜複雜的短通道。他們靠著茲摩蔓的識別證進入著裝區。樓層盡頭的對面有道氣閘門，右側掛著一排全罩式戰鬥服。

貝吉絲疑惑望著多利安：「我們應該先穿上戰鬥服，再繼續前進？」

「沒錯。」指揮官回答，然後轉身面對其他組員。「好了，穿上戰鬥服吧，可是要先把武器準備好。」

小組成員按照他的命令行事。多利安不確定自己能靠茲摩蔓的識別證走多遠，但他們成功打開第一道氣閘門，接著又打開第二道。

然後他們來到寬闊的開放式無塵室。天花板有兩層樓高，設有調節氣流的巨型電扇。依照多利安的判斷，技術員埋首於專門工作站，進行生物有機實驗。這位指揮官認得出少數生物（和部分軀體），但其他的卻認不出來。各種蟲族屍體存放在管內，旁邊架著監測器。在防護艙內部，機器手臂正在解剖屍體，有些屍體則泡在大型透明液體槽。左邊遠方的牆壁有座觀察室，似乎專門用來存放蟲族攝取養分用的蟲苔，占去觀察室內一半空間，覆蓋玻璃上的不同區塊。多利安從縫隙望向觀察室內部，發現這種生物物質已擴散到壁面上，在厚稠黏液下有柔光閃動，讓整個觀察室籠罩在恐怖紫光之中

這就是黑色廂房嗎？多利安可不這麼認為。他找不到軀體完整、具有明顯生命跡象的外星生物。指揮官望向寬闊空間的彼端，發現另一道氣閘門。

大部分技術員全神貫注進行工作。有些人注意到了威霸小組。他們停下動作，可是什麼也沒說。多利安來到氣閘門前十公尺處，此時他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有位男子站在指揮官的左側，他雙手叉腰，正在對手忙腳亂的技術員咆哮，聲音自戰鬥服面罩中穿透而出。那個人正是史巴克斯，而多利安發現他腿上繫著隨身武器。

史巴克斯罵完後轉過身去，跨出兩步就停下來，瞪著多利安與其他威霸小組成員，隨即將目光掃向他們攜帶的武器。多利安走向史巴克斯，舉起左手想要攻擊，但史巴克斯已經拔槍了。「放下

武器！」史巴克斯拿著武器大吼。多利安向前猛撲，抓住中校的右腕。史巴克把右手向上猛拽，一槍擊中頭頂電扇。

此時眾人開始尖叫。指揮官注意到人群爭先恐後，衝向小組剛剛穿越的氣閘門，然後傳出幾聲槍響。多利安猜測是小組成員開槍，發射非致命子彈阻止員工逃離現場、不讓他們啟動警報器。指揮官繼續與史巴克斯扭打，無暇注意周遭情況。中校抓住多利安的手腕，他本來打算奪槍，結果卻變成兩人的蠻力較勁。他們不斷前後拉扯，扭打成一團，來到中校先前所在的工作站附近。就史巴克斯的年紀來說，他算是十分結實強壯，而且他現在全力猛攻。他數度用膝蓋撞擊多利安，想要將他折腰制服。多利安則是繃緊中段擋下攻擊，隨後用一記猛踢回敬，不偏不倚擊中對方腹部。

那裡有個圓筒貯槽，裡面可能裝著蟲族寄生蟲。史巴克斯踉蹌後退，頭罩撞破玻璃槽。他往側邊倒下，上方的玻璃槽破裂，黃色液體撒在他的戰鬥服上。然後玻璃槽徹底崩毀，剩餘液體傾洩而下，蟲族屍體落在他身上。正當史巴克斯甩開身上的蟲族屍體，多利安持槍對他射出「昏迷彈」。史巴克斯中彈後悶哼一聲，先是保持不動幾秒鐘，然後倒地不起。

等他平復呼吸之後，多利安將注意力轉向全場情況。在氣閘門前方的開放區域，橫臥著好幾位身穿無塵服的技術員。發生重大作戰失誤。在白色無塵服襯托之下，深紅血液變得更加醒目，地磚上有著一灘灘血泊。

死了。那些技術員都死了。

小組成員站在人群間，低頭望向那些屍體。接著他們抬頭看著多利安。他搖搖晃晃走近屍體，脫掉面罩。

「怎麼會...？」

「是克蘭斯頓幹的，長官...」已經拿下面罩的小貝答道。「他突然精神錯亂，改為實彈掃射。」她持槍指著其中一位死者。指揮官看到面甲後方的克蘭斯頓，他身上多處中槍，血流不止。「我們不得不改成實彈，在他倒戈前先下手為強。」

多利安感到天旋地轉，頭痛欲裂，完全無法思考。其他小組成員也拿下面罩。「有幾位技術員逃走了，長官。」史班納提說。「我們要追上去嗎？」

死了多少人？多利安掃視屠殺現場，包含克蘭斯頓在內，總共有八具屍體。事態不該如此發展...

史班納提說：「長官？」.

指揮官最後搖搖頭。「不必追、不必追...我們得繼續前進。」多利安迅速脫掉戰鬥服，同時走向氣閘門。他想用茲摩蔓的識別證通關，但是無法成功開門。然後他注意到上面的生物特徵掃描器。

史班納提與多利安把昏迷的史巴克斯拖到視網膜讀取機前。兩人把他撐起來，拉開眼皮。經過讓人屏氣凝神的幾秒鐘後，門上閃現通行綠燈，多利安也如釋重負。

指揮官與組員通過開啟的氣閘門。他們如法炮製開啟下一道門，最後終於進入黑色廂房。

黑色廂房確實名符其實，完全是由拋光黑金屬建成。閃動藍燈的遍佈牆面與地板和天花板的交界處。走廊往左右兩邊延伸，多利安的面前出現一座半圓形建築，上面沒有明顯入口。

他感到嘔心，胃部翻攪。腦海不斷浮現技術員浴血的畫面。不對勁。根本不該發生那種事。

此時警鈴大作，想必是脫逃的技術員通報了入侵事件。地面與牆面的裝甲板開啟，自動砲升起。多利安身旁的史班納提單膝跪地，射出兩發榴彈。他彈出彈匣，伸手拿大腿上的新彈匣。他用力一拍裝好彈匣，繼續開火...

那些屍體。根本不該發生那種事。計畫出了差錯，不太對勁...

槍聲轟然響起，在牆壁與走廊間迴響。多利安覺得自己像身在慢動作影片，他轉過身去，站在左邊走廊的人是...茲摩蔓。茲摩蔓？她目不轉睛看著多利安，全身皮膚慘白，浮現藍色...血管，雙脣發藍。她看似姿勢僵硬，想不到卻能順暢行動，轉身就走向廊道深處。

多利安的劇烈頭痛更加惡化。有問題，這太不對勁了。

多利安跟了上去，加快步伐想追上這位醫官。深處區域有著曲面牆壁。多利安繞過彎廊，看到茲摩蔓走進右邊的連結走廊。

我們必須換掉彈匣...

指揮官走到短通道，茲摩蔓站在通道盡頭，身後有道黑色曲面牆壁。她向後退去，穿牆消失。

多利安蹣跚前進，頭痛難耐，種種畫面掠過腦海：受害者橫屍遍地、鮮血淋淋；穿著戰鬥服的小組成員低頭看著；史班納提彈出彈匣，換上大腿口袋內的彈匣；健忘的克蘭斯頓露出天真微笑...

指揮官伸手碰觸眼前的實心牆面，聽到後方傳來一陣腳步聲。他轉身一看，霍波、貝吉絲和史班納提都來了。眾人緊盯著多利安，他回頭凝望著組員，搖了搖頭。

「你們根本不可能替換彈匣。」他說。「實彈彈匣應該...放在你們的大口袋，要脫掉戰鬥服才能取得。」

「別緊張，長官。」貝吉絲說。「你可能有點精神錯亂。」他們三個一起堵住出口，小心翼翼地望著他。

「你們從頭到尾都是使用實彈。」多利安握緊手中武器。「還有克蘭斯頓...他一定...他一定沒有殺害技術員，都是你們幹的。他經過腦部改造...所以外星生物無法控制他...」

「現在沒事了。」史班納提說。「此事已接近尾聲。一切都會沒事的。」

多利安拿起步槍說：「把槍放下。」

「掙扎不過是白費力氣，長官。」霍波說。「我們都試過了。」

指揮官說：「如果逼不得已，我連你們也會幹掉。」他對三人揮動武器。多利安身後傳出開門開啟的細微聲響，他的後頸感到一陣微風。溫暖光輝籠罩小組全員熱切的表情。

「我絕不...」

多利安轉過身去，目光上移。那個外星生物就站在門口，就像班茲在牆上描繪的形象：牠擁有神族與蟲族的混合結構，臉部窄細，頭部是寬闊的甲殼護盔，細長肢幹披著分節板甲，有著巨大黑爪。牠身形高大魁梧，蔚為奇觀，是個外觀怪異的外星生物。至於牠的雙眼...則讓多利安不停想到聖物的黑色表面。牠的眼球後有著廣袤無垠的虛空，多利安覺得自己墜入虛空，迷失沉淪。

「我...」

他陷入無盡深淵，只看得見永世恆者的身影，不斷延長，橫跨遺落之境。獲得恩選的幸運之人站在其身影中。那裡有混種外星生物永世恆者，還有侍奉牠的神選之民，貫徹其意志的使者。

多利安轉身面對同伴。他朝天仰望，眼中映出那混種外星生物的黑色眼球。他用不再是自己的聲音說出...

「我已屈服。」